

埃及新晋“金砖”：实力地位、现实需求与角色作用^{*}

王 泰 刘 献 蓬

内容提要 2023 年 8 月，埃及宣布加入金砖国家，这既得益于埃及在中东和非洲地区的特殊地位，也源于金砖国家扩容的历史性需求。埃及地位的形成与埃及独特的地理、历史以及所推行的地区政策紧密相关，使埃及在经济发展和地区安全等方面具有突出影响力，成为该地区国际治理的中坚力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中国逐渐成为埃及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而金砖国家的发展规划与埃及的发展愿景高度契合，这都将为埃及实现复兴提供强大助力。同时，中东与非洲是金砖国家扩容不可或缺的部分，对于中国和俄罗斯的全球战略意义重大。埃及在这一地区的特殊地位使其在全球南方合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加入金砖国家顺应多方需求、使多方受惠，也将对中东非洲地区的复兴起到带动辐射作用，为全球新南南合作提供宝贵的合作经验，为缓解地区冲突发挥更有力的调解作用。从全球视角来看，埃及成为正式成员将会增强金砖国家的总体实力和全球影响力，推动金砖合作机制建设与完善，并加快全球南方发展步伐，提高全球南方的国际话语权，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革。

关 键 词 埃及 金砖国家 全球南方 中东非洲

作者简介 王泰，内蒙古民族大学世界史研究所所长、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教授（通辽 028000）；刘献蓬，内蒙古民族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2022 级世界史专业硕士研究生（通辽 028000）。

^{*} 本文系 2021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重大招标项目“新编中东国家通史（多卷本）”（LSYZD21021）和 2021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构建中国特色中东史学科三大体系问题研究”（21XSS006）阶段性成果，并得到内蒙古自治区世界史学科提档升级建设项目的支持。

近年来,随着金砖合作机制逐渐从论坛走向实体,国际影响力日益增长,吸引越来越多国内外学者参与这一问题的讨论。2023 年 8 月 24 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特别记者会宣布,沙特、埃及、伊朗等国正式加入金砖国家大家庭,会员资格从 2024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新五国从众多申请国中脱颖而出,每一国对金砖国家都有特殊意义,它们的加入将为未来全球南方的发展提供关键性助力。^① 如何考量埃及在金砖国家中的角色身份,实际上就是要解读埃及加入金砖国家的特殊意义。埃及有哪些特质是金砖国家所需要的,埃及又能够从金砖国家获得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决定埃及在其中所要扮演的角色。本文从埃及的地区角色出发,尝试以角色理论进行粗浅解读。

“角色”一词作为学术概念最早运用于社会学研究。20 世纪 70 年代,霍尔蒂斯(Holsti)将这一概念引入国际关系领域,他认为政府的一般性外交政策行为由本国的国家角色所决定,“包括(政府)对其他国家的态度、决策、回应、职能和承诺等模式”。^② 首先,角色理论强调主观认识对国家对外行为的影响。这种认识是政策制定者对适合国家的一般决策、承诺、规则和行动的定义,以及国家应在国际体系或次区域系统(如果有的话)中持续履行的职能的定义。^③ 该理论认为,国家角色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是通过领导者主观认知建构的。其次,该理论认为影响国家角色形成的主要因素分为内外两部分。内部因素主要包括:地理位置和地形特征、自然和技术资源、政策传统、政党与群众运动所表达的需求、国家价值观或意识形态、舆论情绪、决策者的个性或政治需求等。外部因素主要包括:国际体系的结构、系统化的价值观、一般性的国家法原则、国际或区域组织章程、国际舆论、多边或双边协定、国家期望等。这为我们分析国家角色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最后,角色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可能存在多种角色,这一特征在大国身上表现得更加明显。霍尔蒂斯认为:“从一般政策制定者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在世界上或地区内具有不同的既定关系,因此通常会在不同系统中有多种关系。”^④ 一些角色理论研究者认为,当一个国家同时处于两个或多个需要扮演的矛盾角色位置时,可能会发生角色间冲突,并据此判断 1967 年之前中东地区内部冲突是这些国家所扮演的两种主导角色(主权国家和泛阿拉伯主义)之

① 原本有 6 个国家加入金砖合作机制,但在 2023 年 12 月 29 日,阿根廷总统米莱宣布不加入,因此实际加入的国家变为 5 个,金砖国家总数更新为 10 个。

② K. J. Holsti, “National Role Conceptions in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14, No. 3, 1970, p. 245.

③ K. J. Holsti, “National Role Conceptions in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p. 245.

④ K. J. Holsti, “National Role Conceptions in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p. 277.

间不相容造成的。^① 埃及同样在不同外交圈层中存在不同角色身份，使其表现出角色冲突特征，这为理解埃及的国际行为提供了新的解读思路。

埃及在中东非洲特殊角色的形成

埃及的国家角色有其特殊性，兼具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等多种属性，并据此形成了在不同地区治理中的不同角色身份。这种特殊身份构建一方面源自埃及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历史背景，使其获得了两个地区天然的群体认同感，为埃及参与地区事务提供了合理性前提；另一方面又与埃及推行积极的地区政策相关，埃及始终关注并致力于提高自身在中东和非洲的影响力。主客观因素共同推动使埃及形成了特殊的地区角色身份，这是埃及角色的重要部分，也是构成埃及金砖角色的基础。

（一）特殊的地理与历史是埃及角色形成的源头

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历史进程是埃及特殊地位形成的基础。纳赛尔曾在《革命哲学》中提出“三个圈子”理论，认为埃及生存于非洲、阿拉伯和伊斯兰这三个圈子中。这种复数的生存圈正是独特的地理条件与历史演变赋予埃及的。首先，地理条件决定埃及是一个非洲国家。埃及坐落于非洲北部，东靠红海连接亚洲，北入地中海眺望欧洲，“我们守卫着（非洲）大陆的北门，我们被认为是大陆对外面世界联系的连锁。”^② 其次，历史演变使埃及具有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性质。公元7世纪，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征服扩张，埃及沦为阿拉伯人统治下的一个地区，阿拉伯民族逐渐取代当地土著民族成为埃及的主体民族，使之成为一个实际意义上的阿拉伯国家。在民族阿拉伯化的同时，埃及在文化上也逐步伊斯兰化，伊斯兰教成为埃及最广泛信仰的宗教，伊斯兰文化成为埃及本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到了近代，虽然有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时期的一时辉煌，但是埃及又很快走向衰败，落入欧洲国家统治之下，成为它们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地，这极大延缓了埃及的发展速度，使埃及长期处于落后境地。1952年后，在纳

^① Cameron G. Thies, *Role Theory and Foreign Policy*,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0, p. 6.

^② [埃] 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革命哲学》，张一民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8页。

赛尔的带领下，埃及再度成为区域性政治和军事大国，但其自近代以来经济长期落后的情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始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说，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进程赋予埃及“三个圈子”的角色身份，那么近代公民社会发展及殖民化历史则赋予埃及“全球南方国家圈子”的新角色身份，现今埃及是一个“阿拉伯、非洲、伊斯兰和发展中大国”。^① 正如角色理论所认为的那样，地理和传统是一个国家角色形成的重要内部因素，埃及在任何圈子中扮演任何形式的角色，独特的地理条件与历史发展都将是构成这些角色的源头与基础。

（二）埃及在不同圈层中的角色变化与核心特征

不同的圈子虽然使埃及拥有不同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但如何驾驭不同圈子中的角色身份，并使这些角色之间不产生冲突，是埃及需要解决的历史问题。领导者对于不同圈层角色的理解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成为塑造埃及角色的另一重要因素，外交政策的制定体现了埃及领导者对本国角色的建构。

首先，埃及外交政策会因时而变。近代埃及外交政策的第一次大转变以纳赛尔执政为分界，他所主张的纳赛尔主义在外交领域体现为泛阿拉伯主义思想，“实现阿拉伯世界的团结和统一是纳赛尔主义的最高目标和终极理想，当然也是纳赛尔外交政策的核心诉求。”^② 纳赛尔一反自由主义时期的外交政策，主张在阿拉伯圈子中取得核心领导地位。而争取核心领导地位的方式主要是处理巴以问题，因为该问题当时对阿拉伯人来说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成为阿拉伯人评价其他国家“试金石”一样的存在。^③ 故而纳赛尔采取了十分积极的态度和有力的军事措施来应对以色列。一些人认为，纳赛尔时期的埃及之所以能够在处理中东事务上受到高度尊重和具有公信力，正是得益于纳赛尔的泛阿拉伯主义思想以及他对巴勒斯坦的不懈支持。^④ 但也正由于纳赛尔对埃及在阿拉伯圈子中身份角色的高度追求，埃及从这一时期开始打破了在不同圈子中角色身份的平衡性，开始片面追求在单个圈子中的超然地位。

① 《埃及总统塞西会见王毅》，中国外交部网站，2024 年 1 月 14 日，https://www.mfa.gov.cn/wjbzhd/202401/t20240114_11223513.shtml，访问日期：2024 年 1 月 18 日。

② 王泰、郭子林：《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 埃及史》，商务印书馆 2022 年版，第 442 页。

③ P. A. Furia and R. E. Lucas, “Determinants of Arab Public Opinion on Foreign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0, No. 3, 2006, p. 596.

④ J. B. Alterman, “Dynamics Without Drama: New Options and Old Compromises in Egypt’s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8, No. 3, October 2005, p. 257.

事实证明，彼时埃及的国力尚不足以解决非常复杂的巴以问题。战争为埃及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六·五”战争失利成为埃及人心中难以挥去的阴霾，纳赛尔所主张的单独偏向阿拉伯圈子的外交政策已经严重阻碍了埃及进一步发展。因此，后继者萨达特总统选择与以色列和解并与美国交好。积极建立更深层次的埃美合作关系，成为萨达特和穆巴拉克外交政策的主要方向。在具体实践层面上，美国给予埃及发展援助，而埃及则利用自己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给予美国战略上的支持。在海湾战争中，“由于埃及的积极帮助，许多阿拉伯国家加入美国阵营中，使美国的行动在阿拉伯世界具有了合法性。”^① 有学者认为，正是萨达特时期的这种转变，“使埃及更多地关注西方身份，慢慢地离开了泛阿拉伯主义和非洲元素。”^②

其次，埃及外交政策中保有不变的因素。从穆罕默德·阿里开始，埃及就想摆脱西方控制，取得在阿拉伯世界甚至是东地中海地区的主导性地位。这一想法随着埃及衰败而沉寂，又在政治强人纳赛尔上台后复兴。纳赛尔所推崇的泛阿拉伯主义实质上是一种埃及本土的民族主义。“在纳赛尔看来，埃及是阿拉伯革命和统一的‘基地’，开罗应该成为泛阿拉伯国家的‘中心’。在阿拉伯地区，除了埃及没有别的国家能够胜任这一光荣的英雄角色。”^③ 纳赛尔始终强调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独特地位，他所要建立的泛阿拉伯联盟是以埃及为核心的联盟，而不是其他国家主导的。尽管历代领导人所采取的方式不同，但这种对地区核心国家地位的追求，却是埃及自1952年之后长期一以贯之的核心特征。萨达特与穆巴拉克对纳赛尔时期外交政策的改变仅是因时制宜的方式转变，是埃及在国家利益面临转向时让位于埃及民族主义利益的战略决策，而不是放弃了原本的追求。在埃以和解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埃及逐渐被阿拉伯世界排斥，但随着美国在中东地区影响力不断增大，埃及又通过埃美特殊关系重返在中东地区的特殊地位。埃及力图在美国主导的中东和平进程框架下，成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不可或缺的调节者，^④ 这是以另一种方式继续贯彻埃及的地区战略。

① 陈天社：《埃及对外关系研究（1970—2000年）》，博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世界史专业，2004年，第18页。

② Mehmet Ozkan, *Foreign Policy After Tahrir Revolution: (Re) - Defining the Role of Egypt in the Middle East*, LAP Lambert Academic Publishing, 2011, p. 16.

③ 王泰、郭子林：《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 埃及史》，第442页。

④ Gamal M. Selim, “Egyptian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2011 Revolution: the Dynamics of Continuity and Change,”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9, No. 1, 2022, p. 7.

另一个证据是在 2011 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许多观察者认为,新上台的埃及领导者将会结束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的外交政策,抛弃之前将自身置于美国、以色列和海湾国家之下的方式,转而追求更加独立和自信的外交政策。他们认为穆斯林兄弟会控制的政府将转变对巴以问题的态度,回到纳赛尔时代领导阿拉伯人对抗以色列的外交方针。但这种判断忽略了影响埃及外交政策转变的核心要素,过于看重宗教因素对埃及外交的影响。事实上是穆巴拉克政府的外交政策得到继任政府的延续,“(穆兄会)甚至放弃了它们长期以来的反美和反以色列立场,转而采取将政治利益置于意识形态立场之上的务实做法。”^① 同样作为具有军方背景的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 (Abdel Fattah al Sisi) 却并没有在形式上延续穆巴拉克时期的外交政策,有西方学者认为,“在塞西政权的统治下,埃及的外交政策发生了过去四十年来最重大的变化。”^② 关于这一论断的准确性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检验,但是从中可以看出,塞西政府正致力于调整埃及长期以来实行的单个圈子外交模式,在努力保持同美国和中东国家关系的基础上,日益重视与非洲国家及中国、俄罗斯等全球南方国家加强合作,加入金砖国家就是这一调整的表现。

总体来看,埃及外交和区域战略变的是方式,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盟友的选择上,二是对不同圈层的平衡上。不变的是对大国地位的追求,即埃及始终想要在某一或多个生存圈层中确立本国的特殊地位,发挥重要影响力。这种对大国地位的追求成为埃及外交的一个核心特征,也是埃及在中东非洲地区具有特殊地位和重要影响力的一个驱动性因素。

(三) 埃及在中东非洲地区特殊地位的表现

从近代以来,埃及就任外交政策上致力于参与中东地区竞争。无论是纳赛尔、萨达特还是穆巴拉克,都没有放弃过对埃及在阿拉伯圈子中特殊地位的追求。埃及在中东地区的政治地位,主要取决于埃及自身发展状况及其同其他中东国家间的实力对比情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埃及在中东地区具有明显的超然地位。阿盟就是在埃及倡议下成立的,开罗成为阿盟的永久性总部,第一任阿盟秘书长亦由埃及人担任。在埃及共和国成立之后,纳赛尔总统长期致力于领导阿拉伯国家对抗以色列,在阿拉伯圈子中积累了极高的名望,也使得埃及成为阿拉伯世界的领导者。1977 年 11 月 19 日,萨达特总统赶赴耶路撒冷与以色列领导

① Gamal M. Selim, “Egyptian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2011 Revolution: the Dynamics of Continuity and Change,” p. 12.

② Gamal M. Selim, “Egyptian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2011 Revolution: the Dynamics of Continuity and Change,” p. 12.

人会面，1978 年签署戴维营协议，并在第二年签订埃以和约。埃及的转变“奠定了阿拉伯人选择和平这一战略抉择的支柱”^①。虽然这使得埃及在阿拉伯圈子中的地位有所受损，但是埃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巴以矛盾的调解者，为中东和平进程作出巨大贡献。埃及这种追求以和平方法解决矛盾和冲突的理念一直贯彻至今，为埃及树立起良好的国际形象和地位，使埃及以新形式和新角色定位重返中东，重新获得重大影响力。虽然随着海湾国家崛起以及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布局调整，埃及在该地区的超然地位已经不复存在并且难以恢复，但是埃及仍然占据着重要地位，是该地区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之一。

非洲和中东地区在很多方面存在相似性，如整体经济水平的落后性、主要由全球南方国家组成以及内部长期充斥矛盾与动乱等。但是，非洲又与中东地区有着明显区别。一方面，非洲在国际战略资源储备和产量上的重要性低于中东地区，导致其内乱对于国际市场的干扰力度较小，因此大国对介入该地区的动乱往往缺少直接的经济利益动机。与此同时，非洲各种矛盾的复杂程度不弱于中东地区，介入该地区的矛盾显得十分困难，客观上使得外部势力对非洲的干预力度明显低于中东地区。“外部力量介入的失败，部分西方国家对参与非洲事务的意愿低迷，给非洲安全问题的非洲责任和非洲方式留下了空间。”^② 另一方面，非盟有着更强的独立倾向，倡导集体安全机制，主张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致力于减少外部势力干涉。这与中东地区形成明显差异，从而使埃及对非洲的影响力在某些方面更甚于其对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埃及特殊地位还来源于其本身具备的强大实力。埃及是非洲第二大经济体，北非地区第一大经济体。埃及工业水平突出，是非洲第一大钢铁生产国，其钢铁产量在中东地区（MENA）排名第二，2022 年钢铁产量达 980 万吨，且增速喜人。^③ 这反映出埃及虽然在总体经济水平上不如石油产出国，但在整体工业水平上却超过这些以石油工业为主的国家。埃及还拥有该地区最先进的空中力量，有一支由 1069 架固定翼和旋翼战斗机组成的机队，土耳其以 1065 架排名第二，第

① 穆罕默德·努曼·贾拉勒：《埃及在中东和平进程中的作用》，《国际论坛》2000 年第 4 期，第 2 页。

② 罗建波、孙欣：《“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非洲集体安全的本土知识探索》，《西亚非洲》2023 年第 5 期，第 106 页。

③ “Egypt Emerges as Top Steel Producer in Africa, 2nd in MENA,” Ahram Online, April 4, 2023, <https://english.ahram.org.eg/NewsContent/3/12/493091/Business/Economy/Egypt-emerges-as-top-steel-producer-in-Africa,-nd-.aspx>, accessed November 10, 2023.

三是沙特（897 架），第四则是以色列（601 架）。^① 2022 年埃及共吸收外国直接投资 114 亿美元，在全非洲排名第一。美国管理咨询公司的一份报告指出，埃及在全球最具吸引力和信赖的新兴市场中排名第 14 位，高于土耳其、南非和俄罗斯。^② 埃及拥有在中东地区领先的经济水平、工业水平和军事实力，这是埃及能够充分发挥地区影响力的重要基础。

埃及积极致力于区域治理和维护地区和平安全，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从穆巴拉克总统时期开始，埃及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显著下降，因此开始调整地区战略重心，寻求在非洲地区获得更大的影响力。塞西总统上台后全面调整埃及的地区战略，加大了埃及“重返”非洲的力度。2014—2018 年，塞西总统出访非洲国家的次数占其外出访问总数的 30%，2014 年 6 月埃及在被暂停成员国资格将近一年后得以重返非盟，并迅速成为非盟的重要成员国，是非盟的五大捐助国之一。2019 年 2 月埃及出任非盟轮值主席国，在非洲的政治参与积极性显著增强。^③ 这说明埃及对非政策得到非洲国家的认可，是埃及在非洲发挥重要影响力的证明。同时，埃及积极参与非盟对非洲的治理，致力于非洲地区反恐事业和维和行动，为非洲地区和平稳定提供重要力量。2023 年埃及派遣维和人数为 2094 人，排世界第 9 位。从更长视角来看，从 1948 年到 2022 年，埃及共派遣超过 3 万名维和人员，在全球名列前茅。^④ 有学者研究认为，埃及参与维和行动具有明显的地域偏好，截至 2022 年 9 月，埃及正在参与 6 项联合国维和行动且全部位于非洲。^⑤ 埃及积极参与维和行动的态度与务实做法得到国际社会认可，对维护非洲地区和平安全作出巨大贡献。

埃及注重保护平民生命健康权，积极参与国际人道主义行动。2023 年苏丹冲突爆发并长期持续，埃及除了积极寻求和平解决苏丹冲突外，还经常性地为苏

① Ahmed Eleiba, “Egypt Leads Air Power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Global Firepower 2023 Rankings,” Ahram Online, July 12, 2023, <https://english.ahram.org.eg/NewsContent/50/1201/504589/AlAhram-Weekly/Egypt/Egypt-leads-air-power-in-the-Middle-East-and-North.aspx>, accessed November 10, 2023.

② “Egypt Tops Africa i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Official,” Ahram Online, September 2, 2023, <https://english.ahram.org.eg/NewsContent/3/12/507692/Business/Economy/Egypt-tops-Africa-in-foreign-direct-investments-Of.aspx>, accessed November 12, 2023.

③ 郝诗羽、段九州：《塞西执政以来埃及的非洲政策取向与变化》，《西亚非洲》2020 年第 3 期，第 124—126 页。

④ 数据来自联合国维和网站，<https://peacekeeping.un.org/zh/troop-and-police-contributors>，访问日期：2023 年 11 月 15 日。

⑤ 刘中民、林涛：《埃及参与维和行动：行为偏好及动因分析》，《中国非洲学刊》2023 年第 1 期，第 118 页。

丹平民提供救援物资。^① 在新冠疫情期间，埃及建立了北非第一个新冠疫苗生产基地，VACSERA 公司成为中东和非洲最大的疫苗生产基地。埃及在满足本国疫苗需求之外还向非洲其他国家出口，为非洲地区抗疫作出显著贡献。^② 埃及充分发挥自己作为非洲大国的责任，为非洲地区治理提供埃及力量。在新一轮巴以冲突中，埃及同意开放拉法口岸，以向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埃及呼吁通过和平对话方式解决冲突，塞西总统通过会晤与电话交谈等方式与其他国家领导人就巴以问题交换意见。^③ 2024 年 1 月 14 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访问埃及，双方发表了《中埃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联合声明》，重申对于“两国方案”的坚定支持，强调人道主义救援应充足、快速、安全、可持续地进入加沙地带，中埃双方赞赏彼此为推动地区局势降温、缓解当前加沙地带人道危机影响、努力推动结束加沙战事和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权利所作的努力。^④ 埃及在解决巴以问题上的努力和贡献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彰显了埃及对和平与人道主义的追求。

对于埃及在中东和非洲地区所具备的特殊地位，可以引用开罗大学研究员穆罕默德·奥兹坎（Mehmet Ozkan）的描述作为总结：“没有埃及，阿拉伯人既无法与地区或国际对手发生战争，也无法实现和平；没有埃及对非洲的参与和鼓励，非洲联合只是一个梦想。同样，只要埃及不积极参与非洲事务，北非就永远不会成为非洲的一部分。”^⑤

埃及加入金砖国家的需求与动力

前面主要讨论埃及已经具备的硬性条件及其在区域的影响力，但这些条件并不是埃及和金砖国家达成合作意向的决定性因素，还需要深入到对双方需求侧的

-
- ① “Egypt Delivers Hundreds of Tons of Relief Aid Supplies to Sudan by Sea,” Ahram Online, September 18, 2023, <https://english.ahram.org.eg/NewsContent/1/1234/508602/Egypt/Foreign-Affairs/Egypt-delivers-hundreds-of-tons-of-relief-aid-supply.aspx>, accessed November 12, 2023.
- ② “Egypt Designates New Production Lines to Produce 3 Million Doses of Coronavirus Vaccines Daily,” Ahram Online, June 20, 2021, <https://english.ahram.org.eg/NewsContent/1/64/414651/Egypt/Politics-/Egypt-designates-new-production-lines-to-produce-.aspx>, accessed November 15, 2023.
- ③ Presidency of the Arab Republic of Egypt, <https://www.presidency.eg/en>, accessed November 15, 2023.
- ④ 《中埃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网站，2024 年 1 月 15 日，https://www.mfa.gov.cn/wjbzhd/202401/t20240115_11223661.shtml，访问日期：2024 年 1 月 20 日。
- ⑤ Mehmet Ozkan, *Foreign Policy After Tahrir Revolution: (Re) - Defining the Role of Egypt in the Middle East*, p. 17.

分析,包括双方在哪些领域达成互通有无、各取所需的合作意向,这对于双方来说又具有什么样的意义,等等。

(一) 新南南合作是埃及复兴的良机

从埃及外交史来看,其国际行为一般并不是出于某些理念性的判断,而是与国内发展需求紧密关联。“埃及未来外交政策所要达成的最高国内目标是,为实现埃及经济需求和政治优先事项提供有利环境。”^① 加入金砖国家必然要符合埃及未来发展的需求,而且总体收益要大于可能存在的政治经济代价。埃及选择加入金砖国家,说明无论是从眼前形势还是未来规划着眼,这一决策都更加契合埃及的利益需求。

首先,埃及与金砖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愈发紧密。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埃及无可取代的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这既是埃美特殊关系构建的结果,也是这种特殊关系构建的重要前提。但随着全球南方国家整体性崛起以及它们与埃及之间的贸易关系日益发展,特别是 21 世纪以来中国快速发展,使得美国逐渐失去了在埃及的原有地位。2012 年,埃及进口总额的 9.43% 来自中国,7.55% 来自美国。从这一年开始,中国正式取代美国成为埃及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后来这一差距逐渐扩大,2021 年中国占埃及进口总额的 13.57%,排名第一;而美国仅占 6.92%,排名第四。如果将这一比例扩大到本次扩容后的所有金砖国家,那么埃及从金砖国家的进口额将超过其进口总额的 1/3。^② 这不仅说明中国取代了美国在埃及外贸领域的领先地位,而且表明金砖国家在埃及经济发展中所占比重越来越突出。“随着埃及着手重建国家经济的任务,开罗将越来越向东看……进一步加强双方贸易、投资合作符合我们的共同利益。”^③ 除这些已经形成的重要贸易伙伴关系外,如何开展与其他金砖国家的商业贸易也是埃及未来积极努力的方向,伊朗和南非是埃及愿意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的重要对象。“在开罗和开普敦之间建立一条漫长贸易路线的雄心可能开始实现,埃及将加强与南非及非洲大陆其他地区的联系。”^④ 一条贯通中东和北非再到南部非洲的贸易渠道将被打通。

其次,加入金砖国家将会对埃及未来发展提供重要帮助。在《可持续发展战

① Nabil Fahmy, “Egypt’s Foreign Policy in Changing Times,” *Horiz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o. 3, 2015, p. 35.

② 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下属网站 World Integrated Trade Solution (WITS), <https://wits.worldbank.org/>, 访问日期: 2023 年 11 月 18 日。

③ Nabil Fahmy, “Egypt’s Foreign Policy in Changing Times,” p. 40.

④ Al - Ahram Weekly Editorial, “Into the Future,” *Ahram Online*, August 30, 2023, <https://english.ahram.org.eg/News/507452.aspx>, accessed November 18, 2023.

略：埃及 2030 愿景》中，埃及政府列出了在 2030 年之前要完成的 77 个经济发展规划项目，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与金砖成员国相关。例如第 2 项是完成新行政首都建设，这项计划由塞西总统在 2015 年提出，2016 年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关于埃及新首都建设的一揽子承包合同，埃及政府决定由中国公司负责建设新首都的中心商务区。该项目占地总面积约 60 万平方米，其中标志性建筑达到 385.8 米，将成为非洲第一高塔，^① 这得益于中国发达的基建技术和精准的成本控制。与之相关的是，连接新行政首都与开罗的轻轨工程也将由中国公司完成。2020 年，中国公司又承接了埃及的艾阿高铁（艾因苏赫纳至阿拉曼）项目，总长 543 公里，这一项目完成后将使红海到地中海的轨道交通时间缩短至 3 小时。^② 此外，埃及还大力推动本国数字化建设。2021 年，埃及进口额最高的类别是机械与电子产品，占进口总额的 14.96%，总计约 110 亿美元，其中从中国进口额达 38.46 亿美元，约占 35%。^③ 中国企业华为公司致力于帮助埃及完成数字化转型目标，与埃及当地 120 多家合作伙伴进行广泛合作，间接为埃及社会提供了两万余个工作岗位。^④ 中国企业不仅为埃及提供高质量的信息和网络服务，而且致力于埃及未来发展，直接投资建设信息化教育产业，有力推动了“埃及 2030 愿景”的实现。在会见王毅部长时，塞西总统表示，“埃及高度重视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愿同中方建立更紧密的伙伴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感谢中国企业为埃及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欢迎更多企业赴埃投资。”^⑤ 中国为埃及发展提供了巨大助力，未来双方将展开更多合作，建立起更紧密的合作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埃及的国内外环境并不乐观，面临诸多挑战。从 20 世纪末开始，埃及传统的阿拉伯领导地位逐渐被海湾国家所取代，其在非洲的地位也受到诸多竞争对手的挑战。埃及曾将自己在红海的两座岛屿交予沙特以换取支持，在尼罗河问题上与埃塞俄比亚之间存在严重矛盾。从萨达特转变外交战略以来，埃及在地区事务中的身份逐渐从领导者转变为追随者，这种地区角色变化的根源来自埃及本身发展的困境。政治上，面对内部宗教政治势力抬头与外部地区局势矛盾复杂化，埃及政府为了维持其在国内外的话语地位，将大量资源用于军事装

① 黄培昭：《“中国兄弟”帮埃及打造新地标》，《环球时报》2023 年 9 月 26 日，第 11 版。

② 阿米尔·阿达维·艾哈迈德 (Amr Adawi Ahmed)：《“一带一路”视域下中埃合作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21 年，第 55 页。

③ 以上数据来自世界银行 WITS 网站。

④ Doaa A. Moneim, “Huawei Technologies Has Invested \$10 mln Over 5 Years in Innovation Centres in Egypt,” Ahram Online, September 23, 2021, <https://english.ahram.org.eg/News/423665.aspx>, accessed November 20, 2023.

⑤ 《埃及总统塞西会见王毅》，中国外交部网站，2024 年 1 月 14 日。

备配置，因此减少了直接用于发展经济和创造就业的投入。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2015—2019 年埃及武器进口额稳居世界第三，花费约 120 亿美元。^① 这虽然有助于埃及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和平，但同时为埃及经济发展带来沉重负担。

在本身经济问题难以解决的情况下，埃及人口快速增长与水资源缺乏又成为需要面对的新问题。2020 年 2 月 11 日，埃及人口正式跨入 1 亿人大关，并且仍将保持着每年约 200 万人的增长速度，这将是埃及发展道路上的一个“灾难”。^② 虽然塞西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峻性并采取一些措施，但是并未取得显著成效，伴随人口问题而来的教育、医疗、就业和粮食等问题也进一步凸显。经济和社会状况恶化将带来政治稳定性下降，就像“阿拉伯之春”时民众所呼喊的那样，“面包、自由和社会正义”，对面包的需求居首位，说明经济困境正是导致埃及社会动荡的关键原因。在全球新冠疫情期间，埃及旅游业又遭到沉重打击。虽然到 2022 年后，埃及的深度贫困率（每日收入低于 1.3 美元的人数占总人数的比值）已经从 2018 年的 32.5% 降至 29.7%，但这一数字本身仍不乐观。^③ 长期以来，为摆脱国内困境，埃及尝试通过付出一定的政治代价以换取其他国家的帮助，却因此导致埃及在本地区的领导地位明显下降。这对于埃及人来说痛苦的，因为他们自豪于本国文明在全世界的辉煌地位，也自豪于穆罕默德·阿里和纳赛尔等杰出领导者执政时期埃及在本地区的超然地位。目前埃及更希望通过平等的国际合作改善现状，而非通过损害政治利益来换取经济援助，埃及只有实现发展才能真正走向复兴。从这个角度来看，金砖合作对于埃及的吸引力要大于传统南北合作模式。

新南南合作模式的出现给埃及带来民族复兴的新希望。埃及长期以来所采用的接受外部援助方式在形式上属于传统南北合作模式，通过许多南方国家的案例来看，这种方式并不能使南方国家真正摆脱落后贫穷的境地。进入 21 世纪以来，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些国家的发展模式打破了国际社会对于现代化模式的传统认知，西方式现代化不再是发展中国家的唯一选择。中国从一个贫穷落

① Pieter D. Wezeman et al.,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Arms Transfers, 2019,” SIPRI Arms Transfers Database, March 2020, https://www.sipri.org/sites/default/files/2020-03/fs_2003_at_2019.pdf, accessed November 25, 2023.

② “Egypt’s Population Officially Hits the 100 Million Milestone,” Ahram Online, February 11, 2020, <https://english.ahram.org.eg/NewsContent/1/64/363276/Egypt/Politics-/Egypt-s-population-officially-hits-the-100-million-milestone.aspx>, accessed November 25, 2023.

③ “Egypt’s Poverty Rate Dropped to 29.7% in 2019/20: CAPMAS,” Ahram Online, October 17, 2022, <https://english.ahram.org.eg/NewsContent/1/2/477989/Egypt/Society/Egypt%20-%20poverty-rate-dropped-to-29.7-in-2019-20-CAPMAS.aspx>, accessed November 27, 2023.

后的国家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式现代化给许多南方国家提供了中国智慧和经验。通过新南南合作，加强发展经验交流分享，以互帮互助的方式实现南方国家共同发展，这也是吸引埃及加入金砖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将为埃及提供新的发展契机。另一方面，中东局势仍在持续变化中，“海湾国家已经显示出许多迹象表明它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国内，并且未来几年为埃及做的事情——无论是援助、投资还是吸收过剩劳动力方面——都将比过去少得多。美国同样正在缓慢、断断续续地重新调整其优先事项，可能会远离中东地区。”^① 埃及需要重新考虑自己在中东北非乃至全球的新战略布局，现在正是重新调整的关键时期。

总体来看，一方面埃及国内发展面临严重困境，需要借助外部力量来实现自身发展。这种现实困境促使埃及重新考虑其对外政策，放弃原有的单一圈子参与而转向更加平衡的对外政策，在巩固阿拉伯圈子和美埃关系的同时“重返”非洲，并且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南方合作。另一方面，埃及在长期的国际经贸活动中已经通过市场机制与金砖成员国之间建立起紧密联系，加入金砖国家不仅会继续保持并进一步发展这种相互依存关系，而且会带来更广泛的合作，为埃及未来发展提供推动力。因此，加入金砖国家成为埃及着眼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埃及是全球南方不可或缺的部分

加强与埃及合作对于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由于本身的重要性及其在中东非洲地区的角色，埃及在一些全球南方国家的外交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是重要的国际政治力量，也是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和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首先是俄罗斯的重返非洲战略。世界大国对非洲的争夺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从殖民时代开始非洲就一度沦为大国间争抢的重要对象，19世纪末首次创造了“争夺非洲”（scramble for Africa）一词。冷战期间，两大阵营为了争夺非洲新兴独立国家而展开斗争，中东地区在这一时期也成为两大阵营争夺的重要中间地带。埃及作为连接中东与非洲的重要国家，自然成为双方重要的争夺对象。在纳赛尔时期，埃及选择亲近苏联的战略，但随着苏联在中东势力的退缩以及苏埃关系恶化，埃及又转投美国阵营。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非洲大陆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经济复兴，非洲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速第二快的大陆，其政治意义和战略价值也在随之不断提高，已经成为世界局势的重要参与者。有学者认为，

^① Sarah E. Yerkes, *Geopolitics and Governance in North Africa: Local Challenges, Global Implication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23, p. 66.

在这样的趋势下可能会迎来大国“争夺非洲”的新阶段。^①

苏联曾参与同西方势力争夺非洲。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又以新身份加入这场斗争中。但俄罗斯“争夺非洲”的目的与苏联有着本质区别，它并非出于争霸目的，而是被西方打压孤立后寻求与非洲合作。正是由于西方对俄罗斯的敌视政策，导致俄罗斯将目光投向西方之外的国家，致力于寻找新的政治合作伙伴与贸易伙伴——非洲和中东国家。俄罗斯认为，“非洲是促进多极化的潜在伙伴。”^② 捷克学者特蕾莎（Tereza Německová）等人认为，俄罗斯重返非洲和中东的动机主要有五个：第一是俄罗斯与美国、欧盟之间的制裁战争迫使其需要通过其他途径来弥补失去的贸易份额；第二是欧亚经济联盟的成立推动俄罗斯与前苏联地区以外的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来加强其地缘政治地位；第三是俄罗斯得到叙利亚在这一地区的帮助；第四是俄罗斯需要寻找一个能够进入利比亚的后门；第五是俄罗斯需要与盛产石油、天然气的国家加强合作，以对欧洲施加压力。^③

俄罗斯重返中东非洲地区的战略方式也产生了新变化。一方面，俄罗斯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延续旧方式——主要指军事合作，20 世纪苏联与埃及之间的合作就建立在广泛的军事合作基础上。2014 年乌克兰危机以来，俄罗斯受到美西方的武器贸易制裁，导致俄罗斯军火贸易份额大幅下降。但是，俄罗斯在非洲找回了一部分贸易空缺，目前已经成为非洲最大的武器供应国，占该地区武器进口的 35%，并与非洲国家签署超过 30 个新的双边军事协议。^④ 另一方面，俄罗斯正在采取新的方式实现外交目标，逐渐减少原有的直接援助方式，转而通过发展合作与经验知识分享来实现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支持，这与金砖国家理念相符。近年来，俄罗斯努力增加其在非洲的投资，并与非洲国家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在能源、矿产、机械等领域加强合作力度。^⑤

① Tereza Německová, Lea Melnikovová and Natalia Piskunova, “Russia’s Return to Africa: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gypt, Algeria and Morocco,”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 59, No. 3, 2021, p. 368.

② Vuk Vuksanovic, “Moscow’s Continent: The Principles of Russia’s Africa Policy Engagement,” South Afric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Occasional Paper 341, March 2023, p. 5.

③ Tereza Německová, Lea Melnikovová and Natalia Piskunova, “Russia’s Return to Africa: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gypt, Algeria and Morocco,” p. 372.

④ Tereza Německová, Lea Melnikovová and Natalia Piskunova, “Russia’s Return to Africa: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gypt, Algeria and Morocco,” p. 373.

⑤ Vuk Vuksanovic, “Moscow’s Continent: The Principles of Russia’s Africa Policy Engagement,” p. 8.

俄罗斯实施重返中东非洲战略旨在提高自身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从而缓解来自美欧国家的压力。但俄罗斯本土与该地区距离较远，因此通过与该地区有影响力的国家合作来实现外交目标是一个更为有效的方式，埃及由此成为俄罗斯的一个最佳合作对象。自 2009 年起，两国关系保持密切。2014 年，塞西总统刚刚上任便到访莫斯科会见普京，并在接下来几年中与俄罗斯达成数笔高额的军事订单。2015 年，塞西总统出席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 70 周年庆典。2017 年，埃及与俄罗斯就两国相互开放领空和使用空军基地达成初步协议，这是两国加强军事合作重要一步。同年，两国签署埃及第一座核电站建设协议，由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承建埃及达巴核电站。目前俄罗斯已在很大程度上代替美国成为埃及最大的军工装备供应国，并通过埃及发挥出更大的地区影响力。总体来看，埃及在俄罗斯的中东非洲战略中占据重要地位，通过金砖国家合作框架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联系与合作符合俄罗斯的战略需求。

其次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2013 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旨在与沿线国家建立起更紧密的合作关系，从而不断追求并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种理念根源于中国的新型国际秩序观，中国将自身命运与各国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追求平等、民主和公平的国际关系新秩序。^① 因此，“一带一路”国家不仅是政治经济上的合作伙伴，也是秉持共同理念的伙伴。

中东和非洲地区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合作伙伴。新中国自建立起便始终奉行与亚非拉国家友好交往的外交方针，中东和非洲国家同中国建立起长期友好的合作伙伴关系，政治和经济联系密切。非洲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具有重要地位，目前中国已经连续 14 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贸易总额累计超过 2 万亿美元，与 52 个非洲国家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② 2021 年，中国企业对非洲投资总额为 49.9 亿美元，对非投资规模每年稳定增长，“非洲市场的需求和中国企业的能力形成互补关系，双方都通过中国企业的投资合作获得发展。”^③ 在“一带一路”倡议引领下，中国已经成为非洲治理和发展的重要推动

① 仝菲：《中国与非洲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理念、基础、困境及应对》，《国际问题研究》2022 年第 11 期，第 108 页。

② 《图表：中非经贸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中国政府网，2023 年 6 月 14 日，https://www.gov.cn/zhengce/jiedu/tujie/202306/content_6886226.htm，访问日期：2023 年 11 月 24 日。

③ 周密：《国际对非洲直接投资》，载张宏明主编：《非洲发展报告 NO. 25（2022—202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238 页。

力，是非洲复兴的重要推动者，对非洲国家和人民来说具有特殊意义。中非合作是互惠互利的，非洲也是促进中国发展的重要伙伴。新中国成立后，非洲国家与中国在国际政治诉求上保持高度一致，在许多国际问题上站在同一边。除政治利益之外，非洲本身就是一块资源和发展宝地。作为最年轻的大陆，非洲具有高人口增长速度的显著特征，2022 年非洲人口超过 14 亿人，而且 40% 的人口在 15 岁以下，人口年龄中位数在 20 岁左右。这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年轻劳动力，而且具有十分突出的消费潜力，预计到 2030 年非洲将拥有 17 亿消费者，消费支出将达 2.5 万亿美元，必将成为中国重要的海外市场。此外，非洲大陆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和土地资源，其中 17 种矿产蕴藏量居世界第一，大多数矿产都是工业生产所需的重要原料，非洲因此被称为“世界原料仓库”。^① 总之，在未来中国发展规划中，非洲占据着重要的一席之地。

埃及由于自身在非洲地区的特殊地位与突出影响力，成为中国非洲战略的重要一环。2016 年 1 月，习近平主席在与塞西总统会谈后双方正式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习近平主席指出，“双方要将各自发展战略和愿景对接，利用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两大抓手，将埃及打造成‘一带一路’沿线支点国家。”^② 这点明了埃及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地位，不仅是埃及在非洲地区综合国力的体现，也是埃及特殊地位的体现。中国对外贸易的物资集运主要依赖于海上运输方式，而无论是运往欧洲还是北非，都需要经过苏伊士运河。在“埃及 2030 愿景”的指引下，埃及对运河区进行了大规模建设，开展了新苏伊士运河项目的大型工程，新运河于 2015 年 8 月 6 日投入使用，将通行时间由原本的 22 小时降至 11 小时。^③ 埃及围绕苏伊士运河致力于打造苏伊士运河经济区 (SCZONE)，不仅改善了运河航运，而且不断完善相关设施。中国是苏伊士运河经济区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包括但不限于修建铁路、设施投资等。2018 年 10 月，在中国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主导下，中方团队启动了苏伊士运河新铁路桥建设项目，新铁路桥将会成倍地提高铁路运输能力和通行效率。^④ 苏

① 中非民间商会：《中国企业投资非洲报告 2023》，第 17 页，https://www.cabc.org.cn/report_china_2023_wm.pdf，访问日期：2023 年 11 月 28 日。

② 刘水明、杜尚泽：《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会谈 中埃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中国一带一路网，2016 年 1 月 22 日，<https://www.yidaiyilu.gov.cn/p/76992.html>，访问日期：2023 年 11 月 28 日。

③ 《埃及：新苏伊士运河计划》，中国一带一路网，2016 年 9 月 29 日，<https://www.yidaiyilu.gov.cn/p/1072.html>，访问日期：2023 年 11 月 30 日。

④ 沈小晓：《中企稳步推进苏伊士运河铁路桥项目》，中国一带一路网，2022 年 8 月 29 日，<https://www.yidaiyilu.gov.cn/p/271910.html>，访问日期：2023 年 11 月 30 日。

伊士运河经济区建设不仅是新时代中埃合作的重要成果，而且通行条件改善和运输能力提升对促进互联互通大有裨益。苏伊士运河经济区将会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物流中心之一，成为中国向西远洋航运的重要中转地。加强双方合作已成为中埃两国的共同诉求，埃及加入金砖国家正是对这一诉求的落实。

再次是金砖国家扩容以及全球南方国家深化合作的要求与体现。进入 21 世纪以来，全球国际合作体系产生深刻变革。有学者认为，这一变革体现在传统南北合作的作用明显下降、国际发展合作资金来源的多元化以及国际发展合作的主体多元化。^① 传统南北合作以援助为主要合作形式，主要通过北方发达国家的无偿援助与低息贷款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发展资金，但本质上南北国家在国际贸易中仍然具有不公平的地位差距，全球南方国家难以通过这种形式真正实现发展。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传统南南合作由于内部存在异质性和竞争性导致国家间存在着意识形态差异和内部贸易竞争的问题，^② 因此只能作为南北合作的附属品。近年来，一些全球南方国家整体性崛起，特别是中国实现快速发展改变了这一局面。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为全球南方国家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提供了重要启示。一方面，全球南方国家内部出现了综合国力的显著分化，这一变革减弱了内部的贸易竞争性，使南南合作形式产生了新的变革，新型南南合作不再只是传统援助的补充，而是国际合作体系中与南北合作同样重要的力量，并且在理念和路径上引领国际发展合作。^③ 另一方面，与传统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的形式不同，新南南合作追求通过互帮互助和经验分享来实现本国的自强式复兴，寻求不同国家间的差异性，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开展产能合作、技术合作和治理经验交流。合作形式不再是单纯的经济援助，而是治理模式和发展经验的相互借鉴。知识传递不再是单纯模仿西方式现代化模式，而是如何依据本国国情探索出具有本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最终达到通过善治来实现国家复兴的目标。

新形势下的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更加注重发展理念的协调。对于全球南方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来说，气候变化应对和绿色发展是重中之重，但发达国家不愿意承担更多的气候和环境责任，甚至出现过西方大国退出《巴黎协定》的情况。但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得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的认可，埃及在其发展愿景中提出绿色经济计划，要求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经济项目，并对改善水资源提出多项

① 周瑾艳：《国际合作体系变迁下的新南南合作：挑战、使命及中国方案》，《区域与全球发展》2018 年第 5 期，第 26 页。

② 卢静：《金砖国家合作的动力：国际认知及其启示》，《国际关系研究》2017 年第 4 期，第 18 页。

③ 周瑾艳：《国际合作体系变迁下的新南南合作：挑战、使命及中国方案》，第 27 页。

要求。2023 年 10 月，埃及苏伊士运河经济区与中国能源工程集团签署高达 147.5 亿美元的清洁能源协定，标志着该经济区进入绿色能源新时代。^① 这充分说明埃及对于绿色发展模式的重视。

全球南方国家需要应对北方国家的打压或拉拢。全球南方国家已经成为一股影响国际政治的重要力量，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 80%，经济总量接近世界总量的一半。它们苦于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下的不平等秩序久矣，正在积极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重塑，从而对传统国际秩序造成强力冲击。这种影响力开始在国际事务中得以体现，诸多南方国家在中美战略博弈和乌克兰危机中没有选边站队，美西方国家深切认识到，要继续主导战后国际秩序，如今还需要积极争取全球南方的政治力量。^② 这形成了南北方国家间的政治角力，西方国家通过多种形式拉拢全球南方国家，并试图在全球南方内部制造矛盾，全球南方国家则需要通过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来防止分化分裂。金砖国家作为新南南合作的代表，本次扩容具有团结全球南方国家的深刻意义，是对发达国家分化战略的一次回击。作为全球南方的一员，埃及主动寻求以和平对话方式解决矛盾争端，一贯主张在相互尊重和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③ 这种观念符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不结盟运动精神。在国际政治理念上，埃及始终与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站在一起，保持步调一致，共同致力于建设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现如今，在外部压力下团结更多全球南方国家已经成为推动国际秩序深刻变革的关键内容。埃及作为中东非洲地区大国，在需要其发挥国际影响力的时机，加入金砖国家以及参与更广泛和深入的全球南方合作，这既是埃及的期望也是全球南方国家的期望。

埃及新晋金砖的角色与作用

埃及的金砖角色建立在前述基础之上，这一角色作用的发挥是两者有机互动的结果。埃及通过金砖机制所能发挥的作用，以及金砖国家通过埃及所能发挥的

① “Egypt’s SCZone Signs \$14.75 Bln Agreements for Building Major Green Projects,” Ahram Online, October 17, 2023, <https://english.ahram.org.eg/NewsContent/3/12/510388/Business/Economy/Egypt/s-SCZone-signs--bln-agreements-for-building-.aspx>, accessed November 30, 2023.

② 王健等：《国际秩序变动中的“全球南方”与中国角色》，《西亚非洲》2023 年第 6 期，第 7 页。

③ 阿米尔·阿达维·艾哈迈德（Amr Adawi Ahmed）：《“一带一路”视域下中埃合作研究》，第 97 页。

作用，两者相互结合构成了埃及的金砖角色作用。

（一）埃及将是地区复兴的带动者

埃及作为中东非洲地区的代表性国家，加入金砖合作机制具有为这一地区其他国家进行尝试和探索的意义。

首先，经验上的探索示范作用。最初的金砖国家都是全球南方国家中的佼佼者，具有高经济体量的特征，所实行的合作模式未必适合于低经济体量的国家。因此需要与次一等经济体量的全球南方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合作实践，积累合作经验，探索出能更好带动全球南方国家发展的合作方式。大水漫灌式的扩员方式会带来诸多问题，从而打击全球南方国家的参与信心，因此需要更加谨慎地对待合作方式，在磨合中进步，在进步中壮大，形成更适合全球南方国家间合作的新型南南合作模式。埃及在中东北非地区具有鲜明的代表性，又是该地区治理的关键国家，与埃及进行经济合作将会为推进这一地区更广泛的金砖合作提供宝贵经验，埃及成为中东非洲地区复兴和发展的探索者与先锋。

其次，具有地区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这一轮金砖合作机制新扩员 5 个国家，它们都具有鲜明的地区代表性，而且具有相当的地区影响力，因此本轮扩员的影响范围并非仅局限于参与国。从埃及视角来看，加入金砖国家将有助于埃及未来发展，提升其综合国力。具体而言，加入金砖国家将有力促进埃及经济增长，进一步提升其在中东非洲地区的影响力，带动该地区其他国家发展，并在调节国家间矛盾与冲突上发挥更大作用。可见，加入金砖国家不仅给埃及本国带来很大变化，而且在埃及影响范围内的其他中东和非洲国家同样会受到这一变化的次生影响，给这一地区的发展带来新变化。

再次，增强地区更深入参与新南南合作的信心。目前新型南南合作还更多局限在中等水平以上的全球南方国家之间，有些国家对于这种合作形式是否能够有效带动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复兴还存在质疑。作为新南南合作的重要代表，金砖合作成果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全球南方国家对这一合作形式的信心与认知。因此，进一步加强金砖国家间合作的深度和广度，特别是与埃及的合作，可以有效提升中东和非洲地区国家对于参与金砖合作或更多形式的新南南合作的信心，增强全球南方国家的参与积极性。

最后，金砖合作将为埃及调解地区冲突提供新的工具。传统南北合作理论对南南合作的否定，就在于认为南方国家之间的高同质性会导致它们之间的矛盾与竞争会大于合作，历史证明这一问题确实存在。传统南南合作模式主要集中于政治共识层面，如不结盟运动、七十七国集团等，在经济领域的合作成果则乏善可陈。在新南南合作模式下，全球南方国家之间存在大量可合作部分，在此基础上

金砖合作会将不同国家通过国际贸易和经济合作的方式联结在一起,创造更多的共同利益,从而为化解国家间矛盾提供了一种新契机和新思路。伊朗与沙特长期处于对抗状态,两国曾在中东地区爆发了多场代理人武装冲突,2016 年两国一度断绝外交关系。在中国的调解下,2023 年 3 月 10 日,三方在北京达成协议,沙特与伊朗复交,这其中离不开中国的外交努力。从另一方面来看,亦能说明沙特和伊朗之间存在合作机会促使它们放下矛盾而走向联结,发展需求代替矛盾对立成为影响双方关系的主要因素。沙特与伊朗之间、埃及与埃塞俄比亚之间都存在争端,这些国家都是金砖国家新成员。各方如果依旧保持敌对态度,势必对金砖合作效果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这既不符合争端国家彼此的利益,也不符合金砖国家的现实需求,因此各方都希望并致力于以合作替代矛盾,这正是金砖机制在调解端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金砖国家在解决双边和地区问题方面扩大了其成员国的视野,并可能影响埃及和埃塞俄比亚以及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之间持续存在的争端。”^① 这为解决中东和非洲地区的矛盾冲突提供了一个新思路,即通过更广泛和更深入的国际经济合作关系创造更多的国家间共同利益,由经济推动政治,使这些国家走向联结而非对抗的新型国际关系。也就是说,“金砖国家能够提供合作而非冲突的战略框架。”^② 广泛化解中东非洲国家间的矛盾与冲突,是促进地区发展与复兴的重要前提和基础。金砖机制在调解端方面的作用同样可以被成员国所借鉴,这将为埃及调解地区矛盾冲突提供新的途径和平台,不仅有助于解决埃及自身与其他国家间的矛盾冲突,同样为埃及提供了更有效的手段去调解其他国家间的矛盾冲突,从而使埃及更好地发挥地区复兴带动者的角色作用,促进区域和平与发展。

(二) 埃及将是全球南方合作的推动者

首先,埃及是金砖国家的坚定支持者。目前,埃及已经与金砖成员国之间建立起紧密关系,特别是与中国、俄罗斯和印度之间,与这些国家合作将会对埃及国内建设提供巨大助力,并对埃及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加入金砖国家是埃及外交政策的一个突破,这意味着埃及将与中国、俄罗斯等同美国竞争关系激烈的国家开展更加深层次的国际合作,甚至会逐渐取代美国在埃及外交战略中的核心地位。这将是自萨达特打造埃美特殊关系以来埃及外交战略的又一次大变革。但是也有人担心,埃及加入金砖国家表示担心,埃及前外交部

① Doaa El - Bey, “BRICS: New Horizons,” Ahram Online, August 30, 2023, <https://english.ahr.am.org.eg/News/507443.aspx>, accessed December 5, 2023.

② Doaa El - Bey, “BRICS: New Horizons,” Ahram Online, August 30, 2023.

长助理侯赛因·哈瑞迪（Hussein Haridy）认为，“由于西方与中俄之间的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对于在两个阵营或任何一个阵营都有利益的集团成员来说，如何开展合作将会是一个挑战。”^① 一些人认为，加入金砖国家并不意味着埃及将在政治上偏袒任何一方，这种决策不代表任何政治承诺或义务，“埃及有权为了本国经济利益，与所有不断发展和有影响力的经济体建立牢固关系”^②。这正说明埃及是多边主义的坚定奉行者，一直以来坚持奉行以国家发展而非意识形态作为对外关系的主导因素。同样，金砖国家是一个经济合作集团而非政治军事同盟，目标是在和平框架下推动全球秩序向良序发展，而不是与现有西方体系进行对抗，全球南方国家想要重新塑造的国际新秩序不是一个排斥发达国家的秩序。就像《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所指出的那样，“南南合作是国际合作促进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是补充而不是替代南北合作。”^③ 金砖国家同样只是传统国际合作模式的“可选品”，而不是“替代品”。^④ 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埃及加入金砖国家更多考虑的是所能获得的发展利益而非政治代价，这一选择并不意味着埃及要在美国和金砖国家之间做出抉择，也不意味着埃及在政治上重新站队，双方仅是为了本国更好的发展而选择合作。这既是埃及所希望的，也符合全球南方国家所倡导的国际新秩序。因此，埃及将会成为金砖国家合作理念与实践的有力支持者。

其次，埃及在推动金砖机制发展方面具有积极参与性。二战后，美国通过一系列举措将美元打造成国际贸易中通用的结算货币和大宗商品定价的计价货币，铸造了国际贸易中的美元霸权。各国为了满足国际贸易的货币需求以及抵御随时可能到来的经济危机（包括由于地方冲突导致的短期经济问题等）而被迫存储大量美元。但是，大量持有美元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国家发展。2022年，由于全球通胀压力，美联储推行货币紧缩政策，将利率调整至4.25%~4.5%，这是自1980年以来的最大幅度，导致绝大多数非洲国家货币对美元汇率贬值。^⑤ 其中，埃镑在一年内对美元的汇率下降约49%，^⑥ 美元作为结算货币已经成为制

① Hussein Haridy, “BRICS Plus and the Challenges Ahead,” Ahram Online, August 31, 2023, <https://english.ahram.org.eg/News/507463.aspx>, accessed December 5, 2023.

② Al-Ahram Weekly Editorial, “Into the Future,” Ahram Online, August 30, 2023.

③ 联合国第69/313号决议《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2015年7月27日，第16页，<https://www.un.org/zh/documents/treaty/A-RES-69-313>，访问日期：2023年11月17日。

④ AFP, “US Sees Wake-Up Call, If Not Threat, As BRICS Bloc Expands,” Ahram Online, August 29, 2023, <https://english.ahram.org.eg/News/507424.aspx>, accessed December 6, 2023.

⑤ 朴英姬：《非洲经济在气候冲击下脆弱性加剧》，载张宏明主编：《非洲发展报告 NO. 25（2022—202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34页。

⑥ 以上数据来自实时汇率网站，<https://www.xe.com/>，accessed December 7, 2023.

约埃及发展的一大障碍。此外，美国还经常使用美元作为推行国家霸权的手段，来打压和限制其他国家以满足自身政治诉求。如在乌克兰危机中，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经济制裁，冻结了俄罗斯央行一半的黄金和外汇储备，并切断了俄罗斯主要银行与国际资金清算系统(SWIFT)之间的联系。^① 这导致俄罗斯难以将美元作为中介进行跨境支付，因此更多地使用本币结算，类似的打压对象还包括中国和伊朗。作为新兴的国际政治力量，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正是受到美元体系消极影响最大的群体，因此尝试在金砖内部使用替代性货币取代美元的机制正逐渐成为金砖国家的主要需求。

在本次金砖扩容之后，金砖国家占全球 GDP 的比重上升到 30% 左右，成员国将控制全球 43% 的石油产量，占世界人口的 46%。^② 这意味着金砖国家已经具备相当庞大的经济体量和能源储备，在物质上初步具备了取代美元的基础条件，但这项机制的确立还需要得到金砖成员国的认可和推动。南非总统拉马福萨早先有过类似的提议：“使用当地货币、可替代性金融安排和可替代性支付系统在全球势头正盛。”^③ 从现实情况来看，金砖国家直接跨越到使用内部统一货币进行结算在短期内难以实现，重要的前置步骤是在更多领域内允许使用本币结算。作为经常性遭到西方经济制裁的国家，俄罗斯和中国长期致力于去美元化，正在成为本币结算的重要推动者。在 2023 年前三个季度中，70% 的中俄贸易是以人民币进行结算的，俄罗斯国内银行愿意并正在逐步使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进行结算。^④ 虽然埃及并未直接受到美国的经济制裁，但由于自身的经济困境，埃及同样深受美元体系的消极影响，本身就是使用本币结算的极大受益者，因此埃及也多次表达了对金砖国家内部使用本币结算的浓厚兴趣。事实上，在人民币被纳入特别提款权 SDR 货币篮子后，埃及就曾提出希望中国船舶在经过苏伊士运河时使用人民币而非美元进行支付结算。^⑤ 近年来，埃及正逐步将这一设想付诸实践。2019 年，埃及主要的商业银行被允许向埃及企业提供人民币账户进行结算。2023 年 10 月，埃及政府发行价值约 5 亿美元的人民币计价债券，

① Robert Greene, *The Difficult Realities of the BRICS' Dedollarization Efforts—and the Renminbi's Rol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December 1, 2023, p. 6.

② Al-Ahram Weekly Editorial, “Into the Future,” Ahram Online, August 30, 2023.

③ Hussein Haridy, “BRICS Plus and the Challenges Ahead,” Ahram Online, August 31, 2023.

④ Robert Greene, *The Difficult Realities of the BRICS' Dedollarization Efforts—and the Renminbi's Role*, p. 9.

⑤ 《苏伊士运河欢迎使用人民币支付通航费》，中国一带一路网，2018 年 9 月 10 日，<https://www.yidaiyilu.gov.cn/p/65677.html>，访问日期：2023 年 12 月 10 日。

并且埃及央行与中国的银行签署了价值约 10 亿美元的人民币贷款协议。^① 因此,无论是从目前受到美元影响的困境,还是从本身的意愿来看,埃及都将是使用本币结算或内部统一货币结算机制的重要倡议者和支持者。如果顺利建立这一机制,将极大减轻埃及的外汇和预算压力。从国际层面来看,该机制将进一步削弱美国对世界的影响力,减少全球贸易对美元的依赖程度,使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受益。

最后,埃及加入金砖国家将增强全球南方的话语力量。目前全球秩序面临重大挑战,全球金融危机、新冠肺炎疫情、乌克兰危机等对全球秩序产生了巨大冲击,要求全球秩序变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全球南方国家长期在政治经济上受到不公正待遇,这是促成全球南方国家联合的重要原因,只要国际秩序依旧在南北问题上缺乏公平性,就持续为金砖国家提供扩张的土壤,“并且将日益代表全球南方的声音和利益”^②。这种不公平体现在国际组织中话语权缺失,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中,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拥有更多的投票权。如美国在 IMF 中拥有 16.75% 的投票权,而 IMF 的方案需要得到 85% 的赞同票才可通过,这导致该组织的方案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不能得到美国的同意将难以通过。^③ 2022 年金砖五国的经济总量约为全球的 26%,但在 IMF 和世界银行中的投票权均不超过 14.2%,资源分配表现出明显的非公平性。在这样的背景下,2015 年 7 月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正式开业,它所采用的机制与传统多边银行不同,无论是在认缴额度还是股权分配上都遵循公平性原则,同时采用了市场化运营,尽量降低成员国对银行决策的政治性干预,^④ 并且面向全球南方国家开放。如在 2021 年 9 月,金砖银行就扩充 3 个成员国(阿联酋、乌拉圭和孟加拉国)。同年 12 月,埃及申请加入金砖银行,到 2023 年 3 月 30 日,埃及正式加入金砖银行。^⑤ 通过这种方式,全球南方国家正在打造另一套更符合南方国家需求的国际合作体系,塑造国际新秩序。“新兴经济体集团正在逐步实现其目标,即在争取国际秩序方面更大的发言权,并作为制衡西方影响力的砝码。”^⑥ 埃及加入金

① Robert Greene, *The Difficult Realities of the BRICS' Dedollarization Efforts—and the Renminbi's Role*, p. 9.

② Niveen Wahish, “In the Club,” *Ahram Online*, August 31, 2023, <https://english.ahram.org.eg/News/507446.aspx>, accessed November 12, 2023.

③ 李稻葵、徐翔:《全球治理视野的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中国与全球化》2015 年第 10 期,第 55 页。

④ 朱杰进:《万隆精神、新南南合作与金砖发展银行》,《国际关系研究》2015 年第 2 期,第 25 页。

⑤ 姚兵:《塞西签署总统令同意埃及加入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中国一带一路网,2023 年 3 月 31 日, <https://www.yidaiyilu.gov.cn/p/312738.html>, 访问日期:2023 年 12 月 10 日。

⑥ Doaa El-Bey, “BRICS: New Horizons,” *Ahram Online*, August 30, 2023.

砖国家是对金砖机制和金砖理念的一种认同，共同的政治认识增添了更多的全球南方国家的国际政治话语权。

结 语

这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处在十字路口的世界正朝着更加不确定的方向演变。很长时间以来，埃及不断的政治危机与经济困境持续彰显着其破坏力，“阿拉伯之春”正是变革时代带给埃及的一次强力冲击。从 2014 年之后的外交倾向来看，埃及加入金砖国家并非一个出乎意料的决定，因为埃及近年来明显表现出朝全球新兴力量靠拢的倾向，这股新兴力量既指金砖国家，又指全球南方国家。这是埃及为解决当前面临困境所选择的一剂良方，也意味着一个新的外交选择。从埃及的外交沿革来看，其在外交政策选择上具有务实的特点，埃及领导者在对国家角色构建上表现出明显的埃及优先原则，一切外交决策的目的都是为埃及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因此，埃及的本轮外交选择更多像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选择苏联、70 年代选择美国一样，其领导者认为与全球新兴力量的深入联结更符合埃及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的发展需求，埃及将从中获取到改变本国发展困境的力量。

但这并不意味着埃及选择的道路就一帆风顺，可以预见的是埃及将会面临着多重困难。首先，内部竞争性难以消除。本轮金砖扩员中伊朗、沙特和埃塞同埃及之间就充斥着复杂矛盾，它们本身在政治上就是地区内部的竞争者，在经济结构上也有着高度相似性，这一内部竞争性会随着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规模的不断扩大而更加凸显，如何在更为激烈的竞争中获得充足的发展将是埃及需要首先面对的问题。

其次，埃及现有经济发展困境导致产品结构单一、附加值低等问题，使其在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中处于弱势地位。同发展程度较高的金砖国家相比，埃及在大多数方面都明显有所不足。随着合作加深，埃及孱弱的商品竞争力可能会导致本国严重的外贸赤字。这一问题在当下就已经有所体现，埃及同中国之间存在着难以弥补的贸易逆差，同其他金砖成员国之间也大多是进口大于出口，如何打造本国特色商品和提高本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是埃及亟待解决的问题。

最后，埃及的外交倾向可能会带来新的外交与政治风险。没有证据表明金砖国家的发展与扩员不会引起发达国家的忌惮和打压，同样无法预判美国是否会将埃及的这一抉择视为一种“背弃”，由此而来的可能是对埃及施加经济政治压力。虽然金砖国家对埃及的重要性不断提升，但埃及对美国长期形成的依赖在短

期内难以改变，当美国将南方联合视为应当采取强硬措施的对象时，埃及可能会成为美国的首选“制动器”。这将会对埃及乃至整个金砖国家的进一步发展产生消极影响。这不仅是埃及可能需要面对的危机与挑战，甚至将是所有金砖国家需要提前设想的困境。面对这些问题，埃及需要坚定信心、恪守理念，积极抓住全球发展的机遇，依靠新兴国家的经验，努力实现本国的现代化。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只有自身强大才能保证国家平稳发展。

此外，本轮金砖国家扩容本身就是一种信号。从本次扩容最初选定的六个国家的地区分布来看，埃及、埃塞属于非洲地区，阿根廷属于拉美地区（尽管阿根廷最终选择退出，但其早先已经成为金砖国家扩容的选择之一），其余国家属于西亚地区，总体保持了地区分布平衡。可以看出，本轮扩容并没有围绕某一核心地区或是某一合作领域来选择对象，而是依据地区考虑，在南方国家集聚的三个地区多点开花。这一方面表现出金砖国家具有综合性、全面性发展的倾向，另一方面也表明本轮扩容基本遵循地区平衡性原则。因此，这实际上是一次尝试，即尝试在更大范围和更多国家实践新型南南合作；也是一次试探，即试探深入合作的可能性与成效，以及其他全球南方国家与发达国家对此的反应。众多迹象表明了一个可能性：本轮扩容可能是为金砖国家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扩大奠定基础，其目的是将金砖国家打成一个普遍的全球南方国家合作的国际合作平台（或国际组织）。唯一可以明确的是，这将成为影响国际秩序大变革的一次重要举措，并且正朝着积极的方向迈进。对埃及而言，未来 10—20 年或将会是检验其“金砖”成色与纯度的关键时期。

（责任编辑：李若杨）

An Exploration of the Expansion of the BRICS and Africa's Institutionalized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Governance

Zhao Chenguang

Abstract: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Africa's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governance mainly refers to the standardization, regular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identity, role, and status of the African continent and major African countries in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significan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Africa's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governance. In this context, the BRICS has initiated a process of expanding towards Africa. It has continuously expanded the scope of African issues, achieved "Africanization" of topic setting, and "issued" its relationship with Africa. The expansion of the BRICS to Africa can be seen as an important milestone and microcosm of Africa's institutionalized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governance, which has profound significance.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has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Africa's substantial participation in the global governance. In future cooperation with Africa, China should further pay attention to and respond to Africa's strategic demands in enhancing global governance representativeness and discourse power. By strengthening the exchange of experience in governance, building cooperation mechanisms in Africa, and exploring institutional tripartite cooperation in Africa, new growth points i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can be discovered, helping Africa enhance its experience and ability to participate in global governance.

Keywords: BRICS cooperation mechanism, the expansion of the BRICS to Africa, global governance, 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

Author: Zhao Chenguang, Deputy director and associate researcher of Center for African Studies,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37).

Egypt's Accession to the BRICS: Position of Strength, Practical Needs and Role

Wang Tai and Liu Xianpeng

Abstract: In August 2023, Egypt announced its accession to the BRICS, benefiting from Egypt's special statu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region as well as the historic need for the expansion of the BRICS countries. The formation of this status is closely related to Egypt's unique geography, history and regional policies, which makes Egypt have outstanding influenc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security, and now it has become the backbone of regional governance. In the long run, China has become Egypt's most important trading partner, and the development plans of BRICS members are highly aligned with the needs of Egypt's development vision, which will provide a great boost to Egypt's rejuven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are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expansion of the BRICS countries, which is of great global

strategic significance to China and Russia. Egypt's special position in this region makes it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global southern cooperation. Its accession to the BRICS countries meets the needs of multiple parties and benefits many. It will also play a driving and radiating role in the revitalization of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regions, provide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South South cooperation, and play a more powerful mediating role in alleviating regional conflicts.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Egypt's accession will enhance the overall strength and global influence of the BRICS countries, promote the BRICS cooperation mechanism, and ultimately accelerate the revival of the global South and enhance its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der.

Keywords: Egypt, BRICS, the Global South,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Authors: Wang Tai,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World History and dean of th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tudies, Inner Mongolia Minzu University (Tong Liao 028000); Liu Xian Peng, Master's Candidate of World History, Faculty of History and Tourism Culture, Inner Mongolia Minzu University (Tong Liao 028000).

The Roots of Political Disorder in Sudan: A Structural Crisis of State Governance

Zhang Jin

Abstract: Since independence Sudan has seen multiple political turmoil and conflicts, whose roots lie in the structural failures of state governance that have never been solved. The institution building dominated by the military failed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institutionalized operation of politics. The weakening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makes it difficult to play the institutional role of interest representation, interest expression and political integration. The ruling elites also failed to balance between ethnic groups and regions in the country. Ethnic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are politicized because of unbalanced distribution of power and resources, thus intensifying socio-political rivalries and conflicts. Some political elites politicized religious beliefs, which resulted in a serious misalignment of the objectives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Sudan has repeatedly missed opportunities to achieve domestic peace and unity. The structural unbalance of economy has made the basic level of living almost unachievable for common people, whose protests threatened political stability. The political disorder in Sudan intensified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military strongman. The restoration of a stable political order cannot be accomplished by military means alone, and only a consensus reached through the dialogue can build the basis of a long-term political order.

Keywords: Sudan, political disorder, national governance, Islamism

Author: Zhang Jin, Lecturer of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225009).